

⑧ 書 叢 生 學 大

描 素 會 社 國 法

著 森 馬

版 出 社 活 生 學 大

法國社會素描

目錄

前言	(一)
顧德一家	(七)
杜拉回太太	(一九)
安娜的夢	(三一)
社會助理員	(四五)
加特琳的婚禮	(五三)
保羅與佛昂淑娃絲	(六五)
在巴黎的一個中國工人	(七九)
郝叔先生的星期日	(九五)
碧姬的迷惘	(一〇三)
格佑姆·勒米雍	(一一一)
娜娜奶	(一一九)
野鴨	(一二九)
路	(一四一)

前言

我在巴黎的朋友們多半都是學畫的。整天看見他們背着沉重的畫箱，東奔西走，尋找畫畫的題材，自己心中不免也癢癢起來。可惜我自己既不會勾線條，又不會用顏色。可幸自幼喜歡聽故事、看閒書，無意中學到了點兒扯閒話的本領，心想何不也模仿我這幾個畫畫的朋友，把生活了好幾年的這個社會勾出幾幅浮圖來，也算不枉來法國一趟。我的畫畫朋友們注重的是法國的景色，用心觀察的主要的是線條跟光色。我既沒有這個本事，只有悄悄地去留心法國人的生活，看看到底他們做些什麼、想些什麼，他們的風俗如何，他們打哪兒來，又往哪兒走，以及他們跟我們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思想情感，有哪些相似處，又有哪點不同處。既抱了如此的宗旨，對以上各點倒確是化了一番心思。當然等到描出來以後，是否都能面面兼顧周到，也是很成問題的。至於觀察的是否深入，描寫的是否真實，那就更非自己可以看得出來了。

不過有一點我敢向讀者保證，我所寫的人與事，多半都是真實的；其中不是我的朋友跟他們的生

活，就是我所熟識的人。譬如說第一篇「顧德一家」，就是我岳父過去的一個老鄰居。我有好幾個假期在尚皮尼鎮附近的農莊渡過，常到顧德家裏買牛奶、雞蛋等東西，因此跟他們一家也頗有些來往。杜拉回太太則看過我們自己的小孩兒，我對她的情形也相當瞭解。「安娜的夢」中的安娜、「社會助理員」中的奧娣、「野鴨」中的彌施琳，都是我內人的朋友。老子則是在皮包廠中打工時的同事。其他的甚至於連人物的姓名大體上都沒有更改，好在我並不期望這些東西將來有翻成法文的一天，所以也不怕我的法國朋友們有一天來向我興起問罪之師。（其實以法國人的性格而論，也許他們反而感激我爲他們的生活留下了一點兒痕跡。）我所以決定以真人實事爲準，第一自然是爲了符合素描的宗旨；第二也是因爲對一個異國的社會，就是存心杜撰，恐怕也難以着筆的。不過，我既然不想寫一些做爲科學研究的社會調查，改頭換面，添枝加葉的地方也並非沒有。好在我時時抱着一種警覺心，絕不讓我的筆任意天馬行空。

這一組素描的第一篇，以「法國的小農生活」爲題，於一九六五年發表於我和幾個愛好文藝的朋友在巴黎創刊的「歐洲雜誌」。以後的大篇也陸續發表於同一個雜誌。後來「歐洲雜誌」停刊，最後的幾篇便一直沒有發表。前幾篇後來又經合大的「大學雜誌」轉載，並跟另外一個作家的作品合印成單行本發行。這一切我當時全不知情，還是過了很久以後「歐洲雜誌社」的朋友告訴我才知道的。當然心中有些不痛快，這倒並不全是爲了作者的權利受了蔑視與侵害的緣故，同時也覺得把我這一組素

描從中腰斬，又不曾改正原刊時的錯誤，實在可惜。現在香港「大學生活社」林悅恆先生願意把這一組素描的全文出版，對我來說實在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因為首先那幾篇從未發表過的素描可因此跟讀者見面，其次借這個機會也可以把過去已印行的一部分重校一遍。

素描中的前七篇既然已經在雜誌中載過兩次，其中部分又出過一回單行本，讀過的朋友自然不少；我也因此直接或間接地聽到了一些批評。有的人說文筆頗幽默，有的人說描寫得很生動，也有的朋友說：怎麼寫法國人全是一付中國人的腔調？對這一點，我想在這裏說幾句話。這一組素描，我是用中文寫給中國人看的，我覺得在描寫時固然沒有理由採用西式中文的必要，就是在人物的對話上，也不應該保持法文的語法結構來硬生生地翻成中文，因此我便沒法避免語法上的中國腔調。在人物的思想感情與生活習慣上，我想總不能說是中國的吧？爲了把外國人的思想情感確切地傳達給中國讀者，我想只有用真正的中文才能爲功；要是連文字這工具也一併西化了，那所傳達的思想情感能不受歪曲嗎？

其次是其中所反映的政治性的問題。有的朋友問我：你又批評美國侵略，你又批評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你到底是站在什麼立場來說話？我回答他說：我是站在「人」的立場來說話的。目下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兩大陣營：資本主義國家跟社會主義國家，要是其中有一邊是盡善盡美的話，這個世界上的諸般問題恐怕早已解決了。就是因爲兩方面都有缺陷，所以也就不能避免對兩方面的批評。何況這

些批評並不是我一個人的，而是代表了很多人的意見；至少吐露這些話的人物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爲了「人」的共同的幸福，不管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應該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在經濟與政治制度上尋求更合理的解決之道。

法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然而法國實行的不但有社會主義的政策，而且有合法的共產黨跟社會黨。法國的共產黨且是法國政黨中最龐大的一個，其他的黨如不組織聯合陣線便難與共產黨抗衡。然而法國的共產黨迄今沒有機會掌權，這可以說明法國目前一般的人民不願意共產黨當政。不過，目前不願意，也並不能保證永遠不願意。要是現在執政的黨無法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共產黨便不是沒有上台的希望。我在最後一篇的「路」裏，便企圖反映法國五月學生運動後的青年人的心理。法國的社會正像其他的社會一樣，是往前不斷地演進的。老一代及舊的思想觀念慢慢地沉下去，新生的一代及新的思想觀念慢慢地升起。中國何嘗不是一樣？中國今天固然走的是與法國極不相同的路子，然而其不斷地朝前演進則一。現在世界的大趨勢是不論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誰也不能閉關自守，拒絕彼此的影響。上一代的仇恨與偏見讓它跟上一代同進墳墓吧！新生的一代是需要協力合作的。事實上除了携手合作以外也別無他途，核子戰爭總不是解決爭端的合理方式。既然協力合作，就不能不需要意識觀念與社會型態不同的人民之間的彼此瞭解與彼此包涵。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以及每一個個人，都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習俗，也有其獨特的痛苦與希望，只能在彼此

的認識與瞭解中，才更能觸發人類的愛心，才更易於使人們從別人的缺點中看到自己的短處，進而產生包涵他人與樂於與人協作的雅量。所以我希望這一組法國社會素描，在溝通中法兩國人民的思想情意上能盡一點兒力量。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於墨西哥

顧德一家

顧德一家是純粹的法國人，據說是真正高盧人的後裔。現在的顧德先生是農人，前幾年才死了的老顧德先生也是農人。顧德先生的兒子——小顧德，不管多麼厭惡農民的生活，將來至少有一個不得不繼承這一份家業；這是顧德先生早已下了的決心。

顧德太太是標準的農家主婦。每天雞鳴即起，從不用鬧鐘。放羊、擠牛奶、餵雞、餵兔子、餵狗、餵貓、做飯，都是顧德太太一手包辦的；這只是說平日；在農忙的時候，自然還有別的活落。顧德太太是中等身材，五十剛出頭，身體有點發胖，但不是像城裏婦女的那種虛胖，而是一塊結結實實的肉墩子。長條臉，栗色的髮，眉毛比較淡，差不多是看不出來的，臉上總是紅撲撲的。平常不大說話，但說起話來嚙嚙的響，好像句句都有份量，就連顧德先生也不得不讓她幾分。顧德太太的這許多條件，在一個農村的婦女來說，都稱得起優點；不過她真正的優點還不在這上頭。她真正的優點是她嘴上從來不說，只在心裏藏着的一條鐵硬冰冷的紀律：那就是在這個家裏，誰也不興喝過量的酒。顧

德先生一天以一瓶爲限，超過了，顧德太太不聲不響地便把酒瓶提溜開。顧德先生乾瞪眼，全沒有辦法；其實顧德先生心裏是感激她的。法國不知有多少男人一輩子壞在這個酒字上。顧德先生捫心自問，自己不是沒有這個傾向；要不是顧德太太那鐵硬冰冷永不變質的紀律，誰知道他會弄成個什麼模樣。所以在這個家庭裏，若說顧德先生是門面，那麼顧德太太就是地基。沒有地基，門面是撐不住的，因此我們先介紹了顧德太太。

別看顧德先生比顧德太太高了整整一個頭，其實論年紀卻比顧德太太小着兩歲。圓圓臉，擲風耳，粗手大腳，手背上蓋了一叢茸茸的黑毛；夏天裏打赤膊的時候，胸口上那一叢更令人驚心怵目。顧德先生是一家之長，飯桌上開酒瓶，切烤鷄，都是家長的職務；自然顧德先生的主要任務並不在飯桌上。田裏的事，像犁地、播種、收割，就夠他忙的了，不用說一早一晚還要抽空砍木頭、刷汽車、修犁耙等工具。每星期日趕集，每年春天剪羊毛，也是顧德先生的份內之事。顧德先生沒有別的病，就是愛喝一點。喝過了量的時候，就翻着白眼說瘋話；幸虧顧德太太管得嚴，這種事兒是不常見的。但隔個半月二十天，也偶然來那麼一回。譬如說趕完了集，賣完了鷄呀蛋呀什麼的，口袋裏給票子撐得滿滿的，湊巧又碰上了鄰村的喬治，好了，咖啡館裏一蹲，不灌上兩瓶絕不出來。爲這個，喬治不知挨了顧德太太多少次白眼。

晚一輩的顧德一共有四個：老大叫但尼耳，二十五歲，從小就有股拗勁兒。唸完了小學，也幫顧

德先生在家裏幹了幾年活，但因為服兵役時幹了一年多軍郵，退役後就不慣鄉裏的活了，一擱屁股跑到巴黎當起郵差來，只逢年過節他才回家來看看。老二是個女的，叫加特琳，二十一歲，長得倒頗標緻，現在鎮上的一個房產證人那裏當打字員，年前剛跟惹珂訂了婚。惹珂是鎮上的人，父母開雜貨舖。惹珂不但能寫會算，而且還是個高中畢業生，不用說又是在巴黎當差的，這使顧德太太對這門親事十二分地滿意。老三叫米士勒，十九歲，在家裏幫顧德先生幹活兒。還有個小鬼，叫克勞德，才十歲，在鎮上的小學讀書。本來在老三老四之間，顧德太太還生過一男一女，都早夭折了。

顧德家擁有一座小小的農莊。這座農莊包括三間住房、一間閣樓、一個放食物和酒的地窖、一座牛廄、連着一座穀倉兼放農具，另外還有羊圈、兔籠、狗窩等等。這三間住房的分配情形是這樣的：一間廚房兼飯堂，有鄰居來的時候，自然也在這裏扯扯閒話，所以也可以說是客廳；一間是顧德夫妻的臥室。還有一間是孩子們住的。孩子長大了以後，就把那間堆積雜物的閣樓收拾出來，做了加特琳的閨房。米士勒和克勞德合住一間，顧德太太的母親來的時候或老大但厄耳回家的時候，都擠在這一間裏。

這所農莊座落在巴黎以南約納省（Yonne）的尚皮尼鎮（Champignelles）附近。巴黎是法國北部盆地的中心，到了約納省，已是盆地的邊沿，變成了丘陵地帶，土多沙礫，已不算什麼沃土，所以顧德家雖擁有二十多公畝土地，又租了附近在巴黎做事的勒佛洛克先生十來公畝，在法國仍只

能算是個小農家。這三十多公畝土地，有二十多公畝植牧草，真正耕種的只不過十公畝。同樣多的地要是搬到諾曼第（Normandie）去，足可以稱得起一個富戶。諾曼第的土地，不管種麥子還是植牧草，生產都要超出約納省一兩倍以上。譬如拿養奶牛來說，諾曼第兩公畝地差不多可以養三頭，但約納省——特別是尚皮尼附近，兩公畝還養活不了一頭牛。所以顧德家除了留幾公畝地牧羊外，牛從來沒有超過八頭。最好的一年，顧德先生發了狠，養了十頭，結果不到秋末，草已啃了個精光，連特別糧的儲冬牧草也吃完了，逼得顧德先生不得不提早買乾料。到了來春一計算，足足虧了值兩頭牛多的錢，所以打這年以後，顧德家的牛最多就只有那麼七八頭，在二十來公畝的草地上遊蕩着。

在顧德先生父親那一輩的時候，法國鄉下有些地方還沒有電燈。現在不用說電燈、自來水這些日常必需的東西，就連最偏僻的地方一條小路，也都用瀝青或是水泥鋪得平平的。打顧德先生這一輩子起，法國農村的生活可說已發生了基本上的變化，但這種變革比起都市來，還是瞠乎其後的。二次大戰以後，法國的經濟力量逐漸復元，但不管那個黨派登上政治舞台，都集中了精力搞工業發展。至於農業，雖也有農業貸款等等的補助，可是對農產品的價格總限得死死的。麵包、牛奶成了最便宜的東西，因此如不改用機械來大規模地經營，根本賺不了什麼錢。年輕的一輩，眼睛都看着都市，寧願跑到巴黎、里昂、馬賽、保杜或土魯斯等大城，隨便到個什麼工廠裏幹上幾年，看吧，汽車、電視、冰箱什麼都有了。像顧德先生領地，死乞白賴地幹了大半輩子，到了一九六三年才買了一部一九五三年

的兩匹馬力的老爺車，免不了十天一小修、每月一大修的痛苦。

不過顧德太太這幾年是越來越滿意了。去年，顧德太太的廚房裏添裝了新式的煤爐。這個爐子比原來木柴的灶小着一倍多，又白又亮，上頭有大小不等的三四個火，只要划一根火柴，撥地一下就着了。火苗要大就大，要小就小，真正要說多方便就有多方便。再也用不着爲了生個火，碰上陰天下雨烟囪不通，漏一屋子烟，噲得兩眼通紅的。這還不算，爐下還裝着個烤箱，不消個把鐘頭，一隻鷄就烤得又黃又脆的。顧德太太站在煤氣爐面前，越看越高興，禁不住用她那粗糙的手指頭在光滑如鏡的爐面上摸了又摸。甚至於有好幾夜，顧德太太都做著烤鷄的夢。

有了新式煤氣爐之後，這間「身兼三職」的廚房突然減少了廚房的雜亂，而增加了客房的氣氛。顧德太太又特意把窗外的幾盆花草搬了兩盆進來。顧德太太心裏想，要是再有個冰箱，那就十全十美了。可是一個冰箱少說也得五萬法郎，一頭好牛的錢哪！好在沒有冰箱也碍不了大事，有個地窖一樣壞不了東西，可就是地窖裏做不出冰淇淋來，不用說一天上上下下地耽誤工夫了。顧德太太這樣盤算着，窗外簷前的鴿子就咕嚕咕嚕地唱起來。復活節但尼耳不是要回家嗎？烤兩隻鴿子吧！但尼耳從小就喜歡這個。顧德家養鴿子可不是養着玩兒的，除了自己吃以外，還拿到集上去換錢。鄉裏人那能像城裏人那樣無緣無故地養上幾籠鳥！想起但尼耳，顧德太太的鼻子就禁不住一陣酸溜溜的。長大了的兒女就是硬了翅膀的鳥。

提起年輕的一輩，顧德先生和顧德太太都忍不住要嘆一口長氣。顧德太太嘆氣是情感方面的，覺着孩子們長大了，都免不了走的走、飛的飛；這情形在都市裏，原是平常的現象，可是種田的人還有那點死守在一堆的老習慣，就忍不住嘆上那麼一聲。顧德先生呢？卻不是完全出之於情感，顧德先生憂慮的是這片祖業。好像打顧德先生祖父的祖父起就已經在這裏落了戶。顧德先生的祖父還記得拿破倫第三時代號稱自由帝國的那一段好日子^①。在顧德先生想來，老子幹啥，兒子幹啥，是順理成章的事。顧德先生不是打十二歲起就跟老顧德幹活拿一個整工的錢麼？那時候的老顧德對顧德先生真是心滿意足。只有一件事使老顧德傷心了一輩子的，就是顧德先生的叔父把自己的一份田產賣給了高本諾家。所以到了顧德先生的妹子嫁了里昂的一個機器匠的時候，老顧德就把遺囑改了。這個出嫁的女兒一分地也沒有得到手。自然老顧德死後，顧德先生不得不按照法律給妹子湊一筆款出來補償她的損失。顧德先生一點也不後悔當初乖乖地接受了老顧德給他選定的這份職業。可是現在年月不同了，但尼耳就偏不幹老子幹的事兒，放着好好的田不種，跑到巴黎去當郵差！唉！米士勒也保不準會有一拍屁股走路的那一天。看吧，但尼耳一回來，米士勒馬上就豎起耳朵來打聽這打聽那，打聽來打聽去還不是想學哥哥的樣？克勞德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到樹林裏捉鳥，這個小鬼更指望不著。顧德先生也不是不明白，現在的年輕人，哪個不圖往都市跑！都市裏不但錢好賺，而且要玩有玩、要耍有耍的。農會的書記就向顧德先生抱怨過政府的政策。前些年北非的殖民地還沒有完全丟掉的時候，有錢的人在

鄉下多蓋些別墅，多闢些地拿來踢足球、蕩鞦韆還沒有多大關係，橫豎北非來的糧食也一樣可口；可是現在殖民地一個接一個地獨立起來，哪裏有白來的東西？法國靠着土地肥、人口少，每年還可以有多餘的小麥出口。不過年輕人一天天地向都市跑，土地肥又有什麼用呢？這個政府應該負責。這是農會書記的牢騷，顧德先生也想不出個別的道理來，不過心裏卻嘀咕道：政府負責，政府怎麼能夠負責呢？下道命令禁止鄉下人進城？哈！那是專制國家幹的事兒，法國人可幹不了！顧德先生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辦法來，更是想得出來，也不好帶個信給戴高樂。唉！顧德先生也忍不住怨嘆起來。

在四顧德之中，顧德先生對但尼耳絕了望，只好把希望寄託在米士勒的身上。米士勒受完了六年的義務教育，就收了攤子回家來跟父親幹活兒。當時米士勒心裏是頗為高興的。但年齡漸漸大起來，看看在巴黎做事的但尼耳一切都與自己不同，心中就不免有點悔意。尤其在但尼耳來家的時候，看看但尼耳的襯衫又白又挺，褲子上還燙着褲縫；自己呢，襯衫都是有顏色的，領子下帶着油，褲腿上常沾着泥。但尼耳的手又胖又軟；自己的手已經起了老繭。但尼耳看過脫衣舞；自己呢，只能在禮拜堂裏打瞌睡。比來比去，覺得自己實在受了委屈，所以有時跟顧德先生頂嘴的時候，就發誓不要幹一輩子這泥腿子活。打麥子、收馬鈴薯、砍木頭、刷牛廐、提桶、割草，這些事說起來容易，幹起來可不是味兒，一來就是一身汗。米士勒也時常躺在草堆裏做着巴黎的夢。可是對米士勒來說，巴黎似乎那麼遠，巴黎似乎只是但尼耳的天下，不是自己的，算了！自己好像已釘在這塊土地上了。

在顧德先生的農莊裏，顧德先生就有米士勒這麼一個半是兒子半是支薪的長工。平常已感覺少着一條胳膊，到了農忙的時候，尤其感到人手不足。拖拉機、刈麥機、打麥機都可以租到，但總得一個人管開，一個人管打，也得一個人負責搬運並在倉裏打打零碎。除了米士勒以外，顧德先生只有雇喬治來幫忙。喬治住在一公里以外，在鄉下可也算是個近鄰。喬治本來是葡萄牙人，自己沒有田地，只有一公畝左右的一個菜園，平常除了賣賣菜、養養雞，就是靠替人家打短工生活。老婆也有時候幫人家洗洗衣服什麼的。賺的錢餬口是足夠的，可就是老婆有點不大安分。喬治明明知道，只爲自己沒有什麼好條件，也只有睜一隻眼闔一隻眼忍一天算一天。誰知前年，喬治的老婆竟把喬治的幾個積蓄一捲，不知跟什麼野男人跑了個無影無踪。從此喬治就醒一日醉一日的，工也做不成了，要不是靠了幾個鄉鄰，恐怕喬治早已成了路旁的餓殍。到了去年，喬治的老婆也不知又從那個角落裏鑽了出來，要跟喬治辦離婚手續。有的人勸喬治追究拐逃，有的人勸喬治既然老婆變了心，還是忍一口氣算了。喬治弄到這般光景，哪裏還有打官司的心思，就乖乖地在離婚書上簽了字。這邊剛簽了字，那邊喬治的老婆就又做了新娘。原來喬治的老婆嫁的不是別人，正是和喬治一樣打短工的尙皮尼鎮的約翰，也是時常和喬治喝一盅的酒友。約翰的情況說起來還不如喬治，只是比喬治年輕，憑着一張小白臉生生地把喬治的老婆奪了去。喬治雖然糊塗，可也不是全不要臉面的人，好好的，一個老婆被老朋友拐了去，心中哪能不悶？去年冬裏，不知怎麼一把火，把個小木頭房子連人在一起燒了個乾淨。

喬治死了，顧德先生雇人就更難了。有時候一半人情，一半出着大價錢請鄰近農莊的人來幫幫忙；可是這些也都是種田的人，忙的是同一個時候，真正分得出人手來的時候也不多。

人多多少少都是有點野心的，顧德先生也不例外。顧德先生也夢想過把勒佛洛克先生的十公畝地買過來，像高本諾的農莊似地裝備最新式的機械來經營。可是辦這許多，得先要資本呀！國家銀行和地方銀行固然都有農貸，利息也不算大，不過要是一旦賠了呢？誰能說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像高本諾這樣的情形畢竟有點僥倖。他這幾年靠了農貸，又靠了手急眼快，居然把個農莊弄得煥然一新。三十頭母牛全改用電氣擠奶，打麥也都自動化了。可是高本諾本來也不是二三十畝的小戶頭。而且顧德先生向來有點看不起這種人。這是種投機的人，顧德先生可不是！所以顧德先生從大戰一結束就考慮這個問題，現在考慮了十幾年，還沒有做出結論來。愈來愈年紀愈大，也就覺得愈沒有把握了。要是但尼耳或是米士勒成個材料……算子，還是不要再想這些吧！顧德先生從襯衣口袋裏摸出一張捲烟紙，從褲袋裏把烟草摸出來捲好，用舌尖舐了紙紙邊，兩個指頭一轉，就做成了一根香烟。顧德先生是從來不買捲好的香烟的。

顧德先生和顧德太太是真愛鄉村的人。尚皮尼鎮離巴黎不過一百五十公里，顧德太太是時常去尚皮尼鎮的，除了星期日的彌撒從不缺席外，也有時去買點零碎，可是巴黎她就從沒有去過，也沒有打過這個念頭。顧德先生呢？雖是去過巴黎的，次數可也不多，大概生平也不過兩遭。第一遭還是戰前